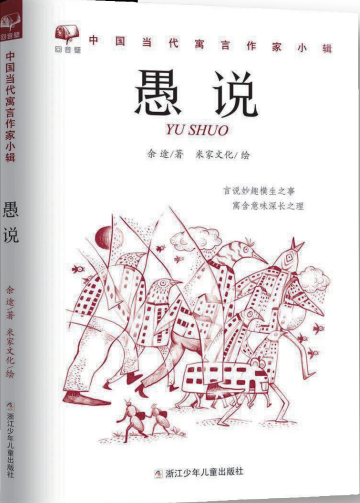




余途寓言《愚说》:



余途写寓言将近40年。他身残,但志坚心实,坚持不懈,实实在在地“十年磨一剑”。他的写作温情而严肃,诙谐而庄重;短小而丰富,有趣而深刻。时间一长,也就自成风格。他心地善良却铁面无情,常运用拷问、追问、逼问的方式,以凝练、精省、克制的寓言美学和语言,捕捉着我们身处世界时隐时现的美感和意韵,呈现出现实情境中生命的状态与本质,带给读者切身感受和碰撞。在他的生活中,专心寓言创作与尽力促进寓言创作兴盛相辅相成。余途自己的故事也正是一则严肃庄重、丰富深刻的寓言。

我读余途寓言20余年。总感觉每一则寓言都不一般,每一本寓言集都不一样。情生于思,思出于心,他的文字确有着不一般的情愫和气质,几本书又都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和气质。尤其是这本《愚说》,一种说不出来的愚公移山式的昂扬气息和大智若愚似的反讽味道;切入看似自然,收尾却总是出其不意,短矩微妙之中总像是没有写完。就寓理于言的特质来说,这种未完成恰是留下想象的空白和回味的空间,也正是其特异之处。对于眼前这个时时能看见又一时不能看透的世界,余途能够巧妙地截取那些横断面来审视,并赋予它们独一的艺术形式。于是,这些作品就有了一种常提到却少见到的艺术上的陌生感,就有了一种常谈及却少做到的思想上的深邃度。

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厚,包含深广。古往今来,寓言经典或从正面诠释传统文化的精髓,阐释人生哲理的精华;或以悖论讽喻茫茫人海随波逐流,讽刺芸芸众生苟且偷安。一向写“自己思考所得”,希冀“能有益智的内容”的余途,他

■短 评

寻找童话生长的新空间

□周 聪

常立的《很久很久以后》是一本颇具探索意味的集子,全书共收录了8个短篇童话。从形式上看,这些童话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篇都以“很久很久以后”起笔,以“就跟现在一个样儿”结束。显然,常立童话的逻辑起点是指向未来的,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童话故事时间观——“很久很久以前”——形成了一种背离,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主题上看,常立的童话多关注分裂、模仿、逃离、规划等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命题,带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因而,说常立的童话作品是后现代、颠覆、解构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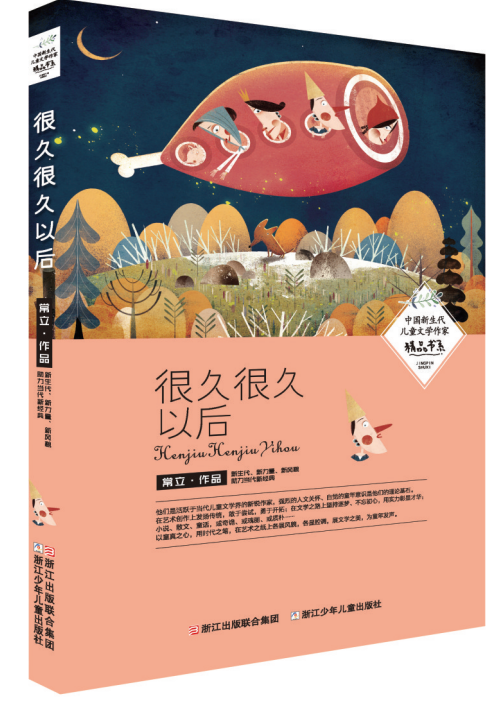
《爱砍脑袋的公主》,这个题目就具有一定的张力。在传统的童话世界里,公主多是美貌与善良的化身,但常立不落窠臼,他将公主的形象中添加了一些暴力与屠戮色彩,是权力集团的代表人物。《爱砍脑袋的公主》塑造了老鼠、鹦鹉、没有脑袋的男人三个形象,他们“到有的地方”找到了各自的“克星”,这既是一种宿命,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壮举”。《永远讲不好的故事》题目里也包含着一种悖论,作者在讲述了小王子与田螺花的故事后,马上写道“我永远讲不好一个故事”,这种消解的做法在此篇中多有体现。表面上看,这是作者的随心所欲,实际传递出了一种叙事姿态——在否定中完成对一个故事的叙述。

于我而言,《巴巴国的冒险故事》《格子国的爱情故事》《光明国的黑暗故事》《真实国的幻想故事》4篇是全书中最具阐释空间的作品。《巴巴国的冒险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模仿王国的故事,所有的成员都在模仿着他者,沦为一种“复制品”。在童话的结尾,阿里巴巴解除了“魔咒”,巴巴们才找到了各自真正的样子。这个童话看似简单,实则隐喻了现代人的精神迷失——我们生活在人群中,却无法真正地认清自己。《格子国的爱情故事》里,“格子套格子的层数越多,这个人的地位就越尊贵”,这一延续多年的规矩禁锢着格子国的居民。后来,在萝丝姑娘的指引下,王子丢掉了头上的格子,却招致了宰相的攻击。当人们都扔掉各自头顶上的“格子”时,格子制造的时空秩序一下子坍塌了,世界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事实上,这是一篇非常深刻的作品,它将矛头直指禁锢人脑的观念和规矩,正是这些观念对人的束缚和训诫,人们才画地

为牢,活在一种虚妄中。

《光明国的黑暗故事》聚焦现代人的精神逃离,在一个光明的世界里,黑暗毫无藏身之地,光明像是一种巨大的磁场吸附着所有人的命运,人们的生活危机与精神危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画家王佛、面包师傅、泉水边的少女、失去一只眼睛的抱抱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黑暗出现的日子,那是一段昼夜更替的正常时光。光明国是现代社会的某种缩影,折射出现代人的精神创伤,也是现代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现实问题。《真实国的幻想故事》探讨的则是实与虚的问题,“真实,真实,只有真实”与“幻想比真实更真实”两个颇具观念色彩的口号呈现出了一种分裂感,真真公主与幻幻王子最终相聚“喜鹊桥”,两者之间的矛盾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某种程度上看,真真公主与幻幻王子的形象不过是现代人的分身罢了,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上,既有真真公主的实在,也有幻幻王子的虚妄,他们共同构成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只不过,这种个体分裂的疼痛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文学的演绎,他们幻化成一对因吵架而分开的夫妻,出现在童话王国里。

当我翻开《很久很久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巴赫金的名句“记忆对我来说是对未来的记忆”,它流露出了常立的艺术野心。在我看来,常立的童话故事在审美上与传统的童话有着明显的艺术分野,无论是童话叙事的技术层面,还是童话主题的深度挖掘上,常立的探索都是可圈可点的。



少儿文艺

寓言世界的创新之美

□张锦贻

贯穿、流淌其间,却非“传统”的变相,也非“美德”的化身;恰是一则则充盈着现代性内涵、精神的新寓言。如《日出》所昭示的,是“生活的希望”,“再幽暗的心灵也会被它照亮”;《地道》讲:“能承载重物者可成天下大事”;《能力》讲“没有不能办的事,只有不想办的事”。

值得专门提到的是,余途能以冷眼旁观的姿态,活脱脱地写出现代人在某时某地的某种微妙心思。虽然只是一股情绪、一个念头,却由于作家的深邃、深入,文字的人思、入神,令人不由得思量自己、思索周围。如《羡慕》:“她羡慕她可以享受阳光/她羡慕她可以不晒太阳/她羡慕她有车/她羡慕她有房/她羡慕她吃也不长胖/她羡慕她不吃也茁壮/羡慕让她暗自神伤”;如《低调》:“将绚丽的高音/调到/沉着的音区/透射出更具影响力的色彩”。这些作品,都源于面前的生活,且都是极度克制的平铺直叙,又透着古意与雅致,读来悠然、达然。这种不炫技、不张扬的反传统写作所包裹的思想、理念,以及大道至简、留空补白的艺术方式所带来的陌生化和当下性,有一种无以言说却足以共鸣的美感,有对接传统的新颖,更有现代性的力量。

二

寓言进入文学世界,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古代文人曾把一则则寓言故事作为说教帝王将相实现某一政治谋略的隐喻,这些生动、形象、令人动心的寓言作品,大都被收入历朝历代的史籍文典,有的已演变为民间成语,流传至今。《愚说》的反传统写作,恰在于它常常用正面的立论、思辨来反衬阴暗、尽显丑恶。余途说:“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细细去琢磨是很有趣的,一个老题目,一个老话题,如果能保持孩子般的眼光,如孩子似的发问,总会有新的发现。”显然,《愚说》的出发点是保持童心,“有孩子心灵深处的单纯”,“把我的发现奉献给他们,希望可以永远”。它的着眼点在人类的未来。在余途看来,“孩子是会长大的”,应该使他们“在不断的接触和不断的积累中增加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

《愚说》的创作亮点是:为了新一代人的心灵成长,为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浩然。这是一种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影响力的交汇,是作品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的交互。余途寓言,直面大众。他从隐喻象征中体会到以情动人的魅力,在讽刺幽默中感受到撼人心弦的震力,由暗示双关中领略到“启人心智”的神力。《愚说》对我们的启迪是,寓言面对一代代新人,应该对正确的理念做准确的理会,对健康的生活做健全的生发,塑造美好的灵魂,重铸美妙的文明。用新观点来看

老题目、谈老话题,用新目光来看新时代、谈新现象,用新立场来看新事物、谈新问题;使新一代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有一种新的处事准则,有一种新的践行气度。如他写螃蟹,说的却是看物看事,看到这一面,也应看到另一面,才能避免片面,消除武断;写变色龙,说的却是“只要活着就可以不断改变自己,这是一种生存哲学”;写骆驼,说的却是“唯有作了充分准备的人可以承担重任”……

余途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不露声色地从理论领地释放到了日常生存的道德哲学情境中。他把生活的复杂、人生的丰富、处世的深刻,囊括在最简短简洁、最朴实普通的故事里。他的高明在于,没有故弄玄虚,也不故作姿态,只是越过人们的“成见”,去直视生命本身的奇迹。所谓“越过”,首先是肯定和接纳,然后才是超越其上,这与一些理论高调、凌空抽象是一点不相同的。

《愚说》中对人生万象的描述和批判,更是巧妙而奇妙、美妙而微妙,真正达到了创作中“妙不可言”的艺术境界。如《乌龟》:“静卧一处/尽知四朝五代大事/只会缩头/哪管室外烽火歌舞”,一首精致小诗,上下两段只有24个字,却展现了一个具体的瞬间,定格了一个生动的画面。余途说:“因为长寿,便成为生命在于静止的代表。”更催人深思:静卧而尽知,知又怎样?缩头而苟活,活着为何?这样地以简驭繁、深入浅出,在文学领域中非寓言无可担当。而《愚说》的可贵,就在于内容的革新与形式的创新同步,思想的先进性、闪光点,与艺术的陌生化、新鲜感一致。看似浅兮兮的短小,实是沉甸甸的凝重。《愚说》的新,新就新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塑造了一个新的寓言形象。可以看到,余途试图碾平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古老疆界,在他看来,情感不但不是非理性的,甚至,理性正由情感汇聚而成,或者干脆就是情感的衍生所得。《愚说》中诸多作品都透出一种不一般的认识:深层情感的内核其实就是深刻的见解。这就使作品具有了一种不同于常规的异异性,让寓言本身通向更为独立和自由的境界——情感释放了,作品戛然而止,平时不说出来或说不出的话却尽在其中,余下的所有可能与不可能,都内化为读者理解寓言时的新的体验之美。而这正是寓言革新、创新所要达到的。

显然,余途的寓言创作力图打破一种因循相袭的僵化的格局,又有着足够的包容性、开放性。《愚说》,作为新时代的中国新寓言,立足于本土,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作家的思考深度和创新能力。

成长,就是在大雨中跳舞

□张贵勇

从一个从事心理咨询的师兄那里,我听到一个真实案例:一位年轻女性患有非常严重的洁癖,到了每隔几分钟就要洗一次手的地步。看过很多医生,但收效甚微。后来,我这位师兄问了她的成长经历,发现她小时候很少被母亲抱过,“可能我妈妈觉得和家人拥抱很难堪”。听到这样的描述,师兄建议她和妈妈好好聊聊,如有可能,和她拥抱一下。

半年之后,这位年轻女性虽然还有洁癖,但程度明显减轻。师兄说,洁癖很大程度上源于自我嫌恶,背后是与家人有意无意地存在亲情裂痕,因此治疗洁癖的关键,在于重建与家人的亲密联结。与这个良好的结局类似,《金鱼男孩》(丽莎·汤普森著)也讲了一个严重洁癖患者的故事,结局还算圆满——12岁的男孩马修解开心结,开始直面自我,涅槃重生。

的确,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很多问题还不是表面所展示的那样,就像洗手的强迫症看似洁癖,实则有着复杂的心理成因。从这种角度看,《金鱼男孩》的动人之处,除了细腻地展现了一个12岁男孩的内心世界,如剥茧般剖开其精神成长的轨迹,还帮助我们意识到爱、信任、理解、接纳对于孩子成长的深远意义。相对而言,这种心理学上的认知和亲子教育方面的启示,更值得反复省思。

12岁注定是一个“尴尬”的年纪,开始步入青春期,开始走向世界,开始品味成长的酸甜苦辣。外表看似成熟,内里却有着一颗孤独的心。和家人沟通不畅、与朋友建立不起信任关系、尚未学会自我悦纳,都使这种孤独感日益加剧。马修就是这样一个个遭遇着孤独之痛的孩子,而且由于总觉得自己的不洁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以至于产生不断自洁的强迫症,到了无法上学的地步,只能在家里透过窗户,与外界保持联系——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金鱼男孩》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作家丽莎·汤普森将笔触对准这样一个少见的强迫症男孩,不仅主题特殊,讲述方式也有新意:邻居查尔斯的女儿将两个孩子——6岁的凯西和1岁3个月的泰迪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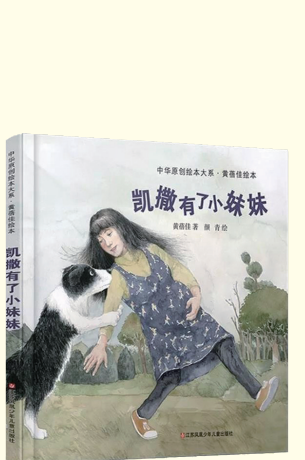
来寄养,但查尔斯无心也无力照看,在遭遇了一些险情之后,终于在某一天,泰迪不见了。于是,马修和美乐蒂开始查找真凶。侦查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个家庭、一个人的秘密被发现的过程,也是马修直面困境、找到自我的过程。

故事结尾,失踪的泰迪回到妈妈的怀抱,真凶也被马修意外找到。让人感慨的是邻居老妮娜的那句劝慰——“不要等着风暴过去。你要出去,在大雨中跳舞。”这句话是被误解的、经历丧子之痛的老妮娜对马修说的,也是作者对那些身处困境中的孩子说的。的确,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只是一束一束的玫瑰,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不容易。试着直面困境,在大雨中起舞,世界的路也将变得清晰起来。更重要的是,自我在一点点向上生长,与旧我告别。

透过《金鱼男孩》,教育者需要体会的,不只是如何帮助孩子学会面对逆境,还包括有意识地去学习儿童的心理秘密——这种知识看似没必要,实际上非常有价值——孩子是与成人不同的存在,内心有许多秘密需要求解。而掌握了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也便窥见了良好亲子关系秘诀、孩子健康成长的奥义。

由此出发,我们便可以与孩子更加自信地携手迈向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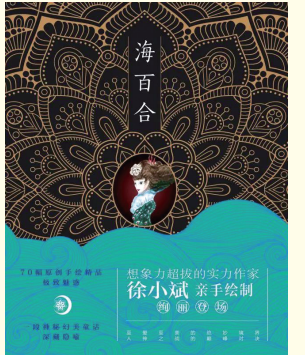
■新书快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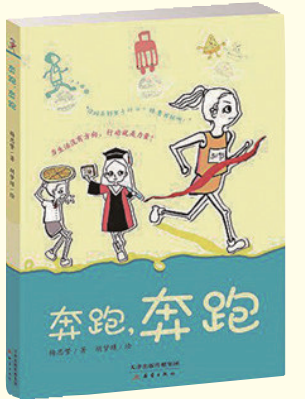
《凯撒有了小妹妹》
黄蓓佳 著
颜青 绘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2月出版



《孤单的少校》
薛涛 著
接力出版社
2018年6月出版



《海百合》
徐小斌 著/绘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奔跑, 奔跑》
梅思繁 著
新蕾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凯撒有了小妹妹》由作家黄蓓佳和画家颜青合作完成,主角是一条叫“凯撒”的边牧。它在两个月时被一对年轻的夫妇收养。夫妇俩对凯撒十分疼爱,近乎毫无原则地任由凯撒发展自己的天性。凯撒渐渐成了大家眼中的“熊孩子”。一天,妈妈摸着自己的肚子告诉凯撒:“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小妹妹啦!”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二胎家庭中的矛盾,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小镇的游戏厅在一夜之间关闭了,孩子们只能无聊地在大街上游荡。为什么不把网络中的对战游戏搬到现实中呢?少校率领谷子团与“我”所在的豆子团展开了对战游戏,争夺护林员的林中木屋。这是一部融合游戏、现实与传说的儿童小说,作者以诗意的笔触呈现东北这片神奇土地的森林与河流;同时又饱含深情地关怀饱食的内需求,描绘和刻画他们寻找与探索自我的心路历程。

本书讲述的是一段幻美的海底传奇。主人公海百合美丽纯真、勇敢忠诚,在海王的命令之下,来到人类世界寻找戒指的主人,阻止人类对海底世界日益疯狂的掠夺。机缘巧合,她与孤傲、暗藏心思的曼陀罗相识结盟,前往摩里岛寻求答案,在过程中目睹、参与了人类世界一系列正义与邪恶、真实与虚伪、美好与丑陋的较量。最终纯爱战胜堕落,海百合获得了戒指主人的真爱,与之携手再建平静生活。

《奔跑, 奔跑》是纪实性很强的作品,故事的字里行间充满生活的真实感,人物的对话、动作似乎是真正发生过。与此同时,作者也将自己对生活最直接、最切实的感触融入文字中,展现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我”。作者从生活中的奔跑写到人生路上的奔跑,这一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表明作者对生活和文学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度体验与思考。